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22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8 日

议程项目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6/178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中期报告。本报告介绍了该国的人权形势和趋势、执行第 76/178 号决议的进展情况以及关于改善人权保护工作的建议。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最新动态。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6/178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向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的中期报告。报告涵盖的期间为 2021 年 6 月 11 日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

2. 本报告载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约谈的非政府组织、媒体组织和个人提供的资料。本报告还参考了联合国各人权机制的意见。除非另有说明，文中资料均以人权高专办收到的材料和证词为依据。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继续与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各人权机制保持接触。秘书长感谢该国政府对本报告提出的评论。然而，关于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国家义务的实质性接触仍然有限，对国际人权机制建议的执行水平依然较低。

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依然存在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公民和民主空间继续受到限制。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在高度动荡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下开展活动，经常受到骚扰和逮捕。不采取切实措施对过去的侵犯人权行为甚至近期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追究责任，也破坏了信任和社会凝聚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收容了约 80 万阿富汗难民和 260 万无证阿富汗人。¹ 仍有大量阿富汗难民穿越边境进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别是在塔利班于 2021 年 8 月接管阿富汗之后。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估计，2021 年有 50 多万阿富汗人抵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² 该国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关闭了与阿富汗的边境，但随后对持有阿富汗护照和有效签证的人员重新开放。大多数逃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阿富汗人以非正规的方式通过非正式过境点进入该国。³ 尽管难民署发布了不遣返建议，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阿富汗人遣返阿富汗的情况在增多。⁴ 2021 年，国际移民组织报告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巴基斯坦将大约 100 万阿富汗人遣返阿富汗。据难民署估计，在新抵达的阿富汗寻求庇护者中，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遣返的比例达 65%。⁵

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概览

A. 死刑和任意剥夺生命

4. 非政府组织、个人、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的大量证词和报告称，国家可能有侵犯生命权的行为，包括任意处决、安全部队对和平抗议者和边境背货工人

¹ 见 <https://data2.unhcr.org/en/country/irn>.

² 同上。

³ 难民署，“难民署伊朗办事处：新抵达的阿富汗人(2022 年 1 月 29 日)”，救济网，2022 年 1 月 31 日。

⁴ 见 <https://www.unhcr.org/news/briefing/2021/8/611b62584/unhcr-issues-non-return-advisory-afghanistan.html>.

⁵ 见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iom_afghanistan-return_of_undocumented_afghans_situation_report_03-09_sep_2021_psu_1.pdf 以及 <https://data.unhcr.org/en/documents/download/91198>.

(kolboran)⁶ 使用致命武力，以及在拘留期间施加酷刑或剥夺及时获得医疗的机会，造成任意剥夺生命。正如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必须确保将侵犯《公约》权利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如果做不到，本身就可能构成违反《公约》的行为。⁷

实施死刑

5. 非政府组织报告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021 年处决的人数超过了 2020 年的人数，其中因涉毒犯罪被处决的人数增加，占总处决人数的 40% 以上。⁸ 根据这些报告，2021 年至少处决了 310 人，包括至少 14 名女性，而 2020 年的处决人数约为 260 人。当局宣布了 2021 年被处决者中的 55 人。⁹ 至少 4 名被处决者的死刑判决是基于誓言证据(qassameh)作出的。据报，因涉毒犯罪被处决的人中有阿富汗移民，包括 2021 年 10 月处决的居住在呼罗珊省的几名阿富汗人。¹⁰ 这些报告表明，2022 年处决的人数继续上升：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期间，至少有 105 人被处决，2022 年 3 月，52 名因涉毒犯罪被定罪并判处死刑的囚犯被转移到设拉子中央监狱等候处决。到 3 月中旬，这一组囚犯中至少有 16 人已经被处决，包括一名阿富汗国民。¹¹ 秘书长重申，他对伊朗存在大量死刑判决和处决、伊朗法律将一系列行为纳入死刑适用范围、违反公平审判标准判处死刑以及缺乏有关处决的官方数据表示关切。

6.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凡未废除死刑之国家，非犯情节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时有效并与本盟约规定及防止及惩治残害人群罪公约不抵触之法律，不得科处死刑。《公约》进一步规定，死刑非依管辖法院终局判决，不得执行。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对“情节最重大之罪”一词必须作狭义解释，仅限于涉及故意杀人的极严重罪行。¹²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可判处死刑的罪名包括“在地球上传播腐败”、涉毒犯罪、通奸、同性关系、非故意杀人、武装叛乱(baghy)、强奸、持武器杀人或抢劫并在公众中制造恐惧(moharebeh)。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还对抗议者提出了可判处死刑的指控。¹³

7. 秘书长还表示关切的是，有迹象表明，公平审判权，包括死刑案件中的公平审判权，没有得到保障。据报，一个例子是 2021 年 12 月对库尔德囚犯 Heidar Ghorbani 的处决。2016 年，Ghorbani 先生因三名隶属于巴斯基民兵组织的男子被害一事而被捕，据报，杀害这三人的凶手是与一个武装反对派团体有关联的几个人。Ghorbani 否认自己是该反对派团体的成员，也否认参与了这起杀人事件。一个革命法院认定他未持有武器，但以武装叛乱罪对他判处死刑，同时未对他遭受

⁶ Kolboran 又称边境背货工人，负责运送货物穿越与伊拉克的边境，一般属于非正规经济的一部分。

⁷ 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第 18 段。

⁸ 见 <https://www.hri.global/death-penalty-2021>。

⁹ 见 https://iranhr.net/media/files/Annual_Report_on_the_Death_Penalty_in_Iran_2021_BwW7LPR.pdf。

¹⁰ 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4917/?msclid=ff449a45ab5711ec8f89ea9b3d706c67>。

¹¹ 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5147/>。

¹² 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35 段；另见第 5、10、16 和 32-51 段。

¹³ 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5048/>。

酷刑的指控进行调查。在处决 Ghorbani 先生之前，没有事先通知他的家人和律师，而且当时最高法院仍在审议他的重审请求。

处决儿童犯

8. 秘书长一直呼吁停止处决儿童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加入的国际人权文书，对 18 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行，不得判处死刑。¹⁴ 该国政府在评论中指出，对 18 岁以下罪犯判处死刑的情况已大大减少。然而，人权高专办收到的报告显示，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3 月期间，至少处决了两名儿童犯，在处决其中一人之前，没有事先向家属通知行刑日期。2021 年 8 月 2 日，在未事先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处决了 Sajad Sanjari，罪名是在 2010 年杀害一名男子，当时他 15 岁。2021 年 11 月 24 日，另一名儿童犯 Arman Abdolali 因他在未满 18 岁时犯下的罪行被处决。Abdolali 先生的处决日期在确定后，推迟了七次，这让人担心公平审判权是否得到了尊重。政府指出，当局可能会为了促进受害者家属和罪犯之间的谅解谈判而推迟处决。¹⁵ 正如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国内立法应具体规定行使寻求谅解或减刑权利的程序，不应让犯罪受害者家属在决定是否执行死刑方面发挥主导作用。¹⁶ 谅解谈判及任何其他和解努力不影响国家根据国际人权法应承担的义务，包括确保不对犯罪时未满 18 岁的人所犯罪行判处死刑的义务。¹⁷

9. 2022 年 2 月，最高法院决定撤销对一名在死囚名单上 18 年之久的儿童犯的死刑判决，此举值得欢迎。法院裁定，除其他外，由于时间的推移，无法通过法医学评估该儿童犯在犯罪时的成熟程度。¹⁸ 秘书长再次呼吁修订《刑法》，禁止对犯罪时不满 18 岁的人判处死刑，并呼吁废除死刑。

过度使用武力

10. 秘书长感到关切的是，在管理和平集会方面，仍然存在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2021 年 7 月 15 日，胡齐斯坦省超过 26 个城市因缺水爆发抗议活动。¹⁹ 录像和照片文件显示，现场部署了大量安全部队。据报，在一些活动中，当局利用便衣人员冒充武装或暴力抗议者，并在其行为导致抗议者死亡时否认警察的责任。警察和安全部队利用自动武器和猎枪等发射实弹，还使用其他可能致命的武力，导致至少 9 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另有包括儿童在内的许多人受伤。当局宣布一名警察被枪杀。²⁰ 许多伤者因为害怕被捕而躲藏起来，没有去医院接受必要治疗。据报，安全和情报人员还从一家医院暴力逮捕了受伤的抗议

¹⁴ 例如，《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五款。

¹⁵ A/76/268, 第 8 段。

¹⁶ 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47 段。

¹⁷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五款和《儿童权利公约》第 37 条。

¹⁸ 见 <https://www.en-hrana.org/juvenile-offenders-death-sentence-revoked-after-18-years-in-prison/>。

¹⁹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1/07/iran-security-forces-use-live-ammunition-and-birdshot-to-crush-khuzestan-protests/>; <https://www.hrw.org/news/2021/07/22/iran-deadly-response-water-protests>。

²⁰ 见 <https://www.isna.ir/news/1400043021902/> (波斯文)。

者。²¹ 虽然一些官员将抗议活动归咎于异议分子或恐怖组织，但也有一些官员呼吁回应抗议者的诉求。²² 当局后来确认有三名群众死亡，但表示他们的死亡是武装暴徒导致的。²³ 政府指出，原则上它的政策是，只要集会和平的，就采取容忍和克制的态度。

11. 人权高专办收到的资料显示，自 2021 年 7 月 15 日以来，当局逮捕了 200 多名和平示威者，其中包括儿童。一些抗议者还被迫失踪了一段时间，其中几名被拘留的抗议者最初被关押在情报部或伊斯兰革命卫队管理的拘留设施中。

12. 其他报告显示，2021 年 8 月，安全部队在西阿塞拜疆省纳卡德向和平抗议者发射鸟弹，造成数十人受伤。²⁴ 许多人因害怕被捕或遭受酷刑而不去医院治疗。Mohammad Alizadeh 被一名便衣人员射伤后死亡。政府指出，肇事者正在受到起诉。

13. 由于缺水，2021 年 11 月 7 日至 26 日在伊斯法罕爆发了进一步的抗议活动，数千名农民抗议政府的用水政策。²⁵ 11 月 11 日，总统会见了来自该省的代表，并承诺解决缺水问题。²⁶ 11 月 25 日凌晨 4 时，安全部队警告在干涸河床上静坐示威的农民，要求其撤离。据报，安全部队随后放火焚烧农民的帐篷，向帐篷发射催泪瓦斯，并向空中开枪。伊斯法罕的检察官说，是“暴徒”放火烧了农民的帐篷。²⁷ 根据人权高专办收到的资料，11 月 26 日，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安全部队使用了警棍、催泪瓦斯和气枪。据报，在开展镇压行动时，移动互联网被切断。²⁸ 广泛使用气枪，近距离向包括老年农民和妇女在内的抗议者及旁观者开枪，造成眼部和其他部位重伤。据报，有 40 多人受到安全部队枪击后，至少失去了一只眼睛。²⁹ 伊斯法罕的警察局长说，11 月 26 日，便衣安全人员拘留了 67 人。³⁰ 据其他消息来源估计，有 300 多人被逮捕和拘留，其中包括 13 名儿童，有些人被单独监禁。报道显示，有受伤的抗议者从医院被带走，并被转送到拘留中心。

14. 主要由库尔德和俾路支少数民族组成的边境背货工人继续遭受武力对待，³¹ 当局给出的大多数理由是打击走私活动。据报，2021 年，有 53 名背货工人成为

²¹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1/07/iran-security-forces-use-live-ammunition-and-birdshot-to-crush-khuzestan-protests/>.

²² 见 <https://www.isna.ir/news/1400042820561/> (波斯文)。

²³ 见 <http://fna.ir/2jb7z>；<https://www.magiran.com/article/4200515>；以及 <http://fna.ir/2k69u> (波斯文)。

²⁴ 大赦国际，“伊朗：安全部队使用残酷武力、大规模逮捕和酷刑镇压和平抗议”，2021 年 8 月 11 日。

²⁵ 见 <https://www.iranhumanrights.org/2021/11/isfahan-instead-of-crushing-protests-the-iranian-government-should-solve-its-water-crisis/>.

²⁶ 见 <https://www.irma.ir/news/84537500/> (波斯文)。

²⁷ 见 <https://www.farsnews.ir/isfahan/news/14000904000459/> (波斯文)。

²⁸ 见 <https://netblocks.org/reports/internet-disruption-registered-in-iran-amid-water-protests-RyjnQRyg>.

²⁹ 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5000/?msclkid=420880acab5b11ecae3981eb25648f89> (波斯文)。

³⁰ 见 <https://www.farsnews.ir/news/14000906000495/> (波斯文)。

³¹ 见 <https://www.kmmk-ge.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2021-Interim-Annual-Report-KMMK-G-pdf>.

边境官员的目标，被开枪射杀，另有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 130 多人受伤。2022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20 日期间，据报至少有 18 名边境背货工人成为边境官员的直接目标，遭到枪击。该国政府说，非法使用武力的官员将承担刑事责任。

1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高级委员会向人权高专办提交了关于 2021 年 3 月 21 日至 12 月 3 日期间 38 名执法人员在反走私行动中被打死的资料。

16. 秘书长强调，正如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凡是使用武力，必须遵守合法性、必要性、相称性、预防和不歧视等基本原则，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国内法律制度必须符合国际法所载的要求。³² 秘书长进一步回顾指出，各国对任何关于非法使用武力的指控或合理怀疑进行有效、公正和及时的调查。³³

拘留期间的酷刑和任意剥夺生命

17. 人权高专办继续收到报告显示，拘留所存在酷刑和虐待致死的情况。³⁴ 据人权高专办所知，没有对这些事件进行任何切实调查。该国政府驳斥了关于拘留期间任意剥夺生命和缺乏医疗服务的指控。

18. 秘书长欢迎伊朗采取措施防止酷刑，包括鼓励法官重视被告在调查期间提出的酷刑指控，政府关于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建议执行情况的中期报告对此进行了说明。然而，仍然非常值得关切的是，据报酷刑和虐待普遍存在，同时缺乏防止酷刑的适当保障，司法系统存在缺陷，特别是缺乏独立的监督机构，不能进行彻底、独立和公正的调查，导致无法确保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此外，《刑法》仍保留根据国际人权法³⁵ 可被视为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处罚形式。³⁶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鞭刑仍然是普遍使用的一种处罚形式。³⁷ 秘书长回顾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意见，即《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禁止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这项规定禁止的范围扩大体罚³⁸，并呼吁该国政府改变这类处罚形式。

19. 据报，拘留人员死亡后未进行独立调查的典型例子是，2021 年 9 月，在一周多的时间里，Shahin Naseri 和 Amir Hossein Hatami 相继在大德黑兰中央监狱中死亡，死因不明。Naseri 先生在多份书面证词中说，他亲眼见到另一名囚犯 Navid Afkari 遭受酷刑³⁹。Naseri 此前曾因作证而被司法部门威胁报复。2021 年 9 月，在 Navid Afkari 被处决的周年纪念日，Naseri 先生被单独监禁，据说是为了防止他接受媒体采访。2021 年 9 月 21 日， he 被发现死于狱中。司法部门宣布，他的

³²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7 号一般性意见(2020 年)，第 78 段。

³³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13-14 段。

³⁴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3/4669/2021/en/>。

³⁵ 人权事务委员会，CCPR/C/IRN/CO/3，第 12 和 16 段。

³⁶ 《刑法》规定了石刑(第 225 条)；qisas(同样形式的报复)，这是对故意杀人、伤人四肢、致人残疾的主要处罚，也是对盗窃的主要惩罚(第 16、278 和 386-416 条)。《刑法》包括 100 多项可处以鞭笞的罪行。

³⁷ 见 <https://www.iranrights.org/library/collection/141/flogging>；以及 <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21/country-chapters/iran>。

³⁸ 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1992 年)，第 5 段。

³⁹ A/HRC/47/22，第 7 和 22 段。

死因是药物中毒，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2021 年 9 月 22 日，Amir Hossein Hatami 也在大德黑兰中央监狱死亡。Hatami 先生在死前说，他遭到了狱警的毒打。⁴⁰ 2021 年 11 月 2 日，Khosrow Jamalifar 在库尔德斯坦省萨南达季中央监狱中死亡，据报死因是被狱警打伤头部。国家电视台公布了一段录像，声称 Jamalifar 先生在牢房中摔倒，送医后不治身亡。⁴¹ 这一说法与目击者的证词相反，目击者作证说，Jamalifar 先生在遭到狱警殴打后，死于监狱而非医院中。⁴² 2021 年 11 月，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纳卡德的情报部门宣布，Asad Ramin 和 Davood Rahimi 在关押期间死亡。这俩人于 9 月被捕，据说在死前曾遭受酷刑。⁴³ 政府指出，正在对他们的死因进行调查。

20. 秘书长感到关切的是，据报监狱中有人因得不到充分及时的医疗救助而死亡。2022 年 1 月 10 日，人权维护者、诗人 Baktash Abtin 在狱中感染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后，因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助而死亡。⁴⁴ Abtin 先生因倡导表达自由、反对文学审查，被判处五年监禁，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尽管秘书长⁴⁵ 和高级专员⁴⁶ 呼吁在 COVID-19 疫情的背景下释放因行使表达自由权而被任意拘留的人权维护者、律师和其他人，但这些人中仍有太多被排除在 COVID-19 释囚计划之外。

21. 人权高专办收到的事件报告表明，绝食囚犯得不到适当的医疗救助，导致部分人死亡。Adel Kianpour 在绝食一周后死于胡齐斯坦省谢班监狱。⁴⁷ 他于 2020 年被捕，据报随后受到了酷刑和虐待，之后，革命法庭对他判处三年监禁。Kianpour 先生曾两次在狱中绝食，以抗议剥夺他公平审判权的行为。

22. 越来越值得关切的是，据报，被拘留的人权维护者得不到及时治疗，特别是在 COVID-19 疫情持续肆虐的背景下。据报，2022 年 2 月 24 日，民权倡导者、教师 Abbas Vahedian Shahroudi 在半昏迷状态下被从 Vakilabad 监狱转移到医院几个小时，然后在没有得到充分治疗的情况下返回监狱。⁴⁸ 2022 年 2 月，民权活动人士 Arsham Rezaee 绝食一个月，以抗议将他转移到医院接受治疗的请求遭到

⁴⁰ 见 <https://kurdistanhumanrights.org/en/iran-prison-officers-beat-young-man-to-death/>.

⁴¹ 见 <https://www.iribnews.ir/fa/news/3271407/> (波斯文)。

⁴² 见 <https://www.en-hrana.org/irib-denies-that-khosro-jamalifars-suspicious-death-in-sanadaj-prison-was-result-of-guard-brutality/>.

⁴³ 见 <https://hengaw.net/en/news/the-official-death-announcement-of-two-kurdish-civilians-who-were-killed-under-torture-by-the-iranian-revolutionary-guard-corps-to-their-families>.

⁴⁴ 见 <https://rsf.org/en/news/rsf-asks-un-investigate-iranian-journalist-baktash-abtins-death> 和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director-general-deplores-death-journalist-poet-and-film-maker-baktash-abtin-iran>.

⁴⁵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0/10/citing-covid-risk-bachelet-calls-iran-release-jailed-human-rights-defenders?LangID=E&NewsID=26345>.

⁴⁶ A/75/287, 第 61(f)段; A/HRC/47/22, 第 73(f)段; 以及 A/76/268, 第 60(f)段。

⁴⁷ 见 <https://www.iranhumanrights.org/2022/01/writer-in-coma-another-political-prisoner-dead-after-arbitrary-imprisonment-in-iran/>.

⁴⁸ 见 <https://www.amnesty.org/en/wp-content/uploads/2022/02/MDE1352062022ENGLISH.pdf>.

拒绝。⁴⁹ Sepideh Qolian 于 2022 年 2 月在监狱中感染了 COVID-19, 但不能以任何形式保外就医。⁵⁰

B. 立法进展

《青年人口与家庭法保护》

23. 秘书长感到关切的是,《青年人口与家庭保护法》可能对男子、妇女和女童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产生影响。⁵¹ 2021 年 11 月 1 日,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了该法。该法禁止在公共卫生系统中免费分发避孕药具;避孕药的使用必须经过医生批准(第 51 条);除非有生命危险,否则禁止男女自愿绝育(第 51 条);并实行限制获取计划生育和堕胎信息的政策(第 48 条和第 53 条)。该法对堕胎施加了额外限制,而《刑法》已经将堕胎规定为犯罪。根据 2005 年的法律,如果三名专科医生确定胎儿异常或孕妇生命受到威胁,可以在怀孕头四个月内合法进行堕胎。新法废除了这部法律,限制了治疗性堕胎的理由,并要求治疗性堕胎须经过由一名法官、一名医生和一名法医组成的小组批准(第 56 条)。该法授权情报部和其他安全机构调查非法堕胎案件并将其移交司法当局(第 59 条)。第 61 条规定,任何“大规模”实施堕胎的人都可能被指控犯有在地球上传播腐败罪,并可能被判处死刑。

24. 2022 年 1 月 30 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发布指令,禁止免费或补贴发放避孕用具,禁止公共卫生系统提供避孕服务或任何鼓励使用避孕措施的行为。伊朗网络警察宣布,已经成立了 100 个特设处,负责追查在网上销售堕胎药等非法药物的人。据媒体报道,2022 年 1 月有 25 人因在网上出售堕胎药被捕⁵²,2 月又有 6 人被捕⁵³。这项新法及其执行措施是一系列逆转原计划生育方案的政策当中的最新政策。专家认为,这项法律还可能导致性传播疾病增加,破坏政府此前在该领域取得的积极成就。

25. 尽管政府称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促进人口增长⁵⁴,但秘书长对这些政策可能对妇女和女童权利产生的影响感到关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指出,应避免采取倒退措施,例如对获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方面的信息、商品和服务设置障碍,以及颁布法律,将某些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行为及决定规定为刑事犯罪。⁵⁵ 委员会认为,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是健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实现妇女的所有

⁴⁹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2/03/denial-of-medical-treatment-for-ailing-political-prisoners-in-iran-aimed-at-crushing-dissent/>。

⁵⁰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2/03/plea-to-un-to-demand-freedom-for-gravely-ill-sepideh-qoliyan/>。

⁵¹ A/76/268, 第 33 段;以及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7817&LangID=E>。

⁵² 见 <https://www.mehrnews.com/xWSsR> (波斯文)。

⁵³ 见 <https://www.entekhab.ir/fa/news/666511/> (波斯文)。

⁵⁴ 见 <https://www.sharghdaily.com/Section-news-3/846573-leader-urges-for-population-growth-in-iran-as-necessity>。

⁵⁵ 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第 38 段。另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第 8 段。

人权至关重要。⁵⁶ 它还与其他权利密不可分，如生命权、隐私权，以及免受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的权利。⁵⁷ 委员会还指出，对获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设置障碍的法律和政策，如要求经过第三方批准才能堕胎或获取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药品及信息，以及将妇女堕胎定为刑事犯罪，可能违反《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所载尊重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的义务。⁵⁸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也被列入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具体目标 3.7，该具体目标呼吁各国确保在 2030 年前普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包括计划生育、信息获取和教育，将生殖健康纳入国家战略和方案。

26. 值得关切的是，对获取避孕用具、服务和信息施加限制，并将堕胎定为刑事犯罪，可能导致意外怀孕和不安全堕胎增加，特别是对弱势和边缘化群体中的妇女而言。据媒体报道，卫生部估计，每年至少有 30 万例非法堕胎。⁵⁹ 法律医学组织平均每年收到 1.2 万份治疗性堕胎申请，其中只有不到 9,000 份得到批准。⁶⁰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限制堕胎并不能减少堕胎的数量；相反，它只会影响到妇女和女童堕胎是否安全、有尊严。⁶¹ 伊朗的医疗官员对新家庭法对公共卫生，包括性传播感染的严重影响表示关切。⁶²

“维护妇女尊严和保护妇女免遭暴力侵害” 法案

27. 秘书长注意到，“维护妇女尊严和保护妇女免遭暴力侵害”法案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提交议会后，其修订和通过进程明显陷入停滞。⁶³ 该法案有望带来积极的变化，成为该国第一部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特别法。尽管该法案中有积极的规定，但定稿没有解决秘书长⁶⁴ 和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⁶⁵ 指出的缺陷。有些规定实际上增加了妇女遭受暴力的风险。例如，第 77 条规定丈夫因人身攻击被定罪三次，妇女才能以人身攻击为由提出离婚。⁶⁶ 此外，虽然为暴力幸存者发放保护令是一项积极的举措，但以受害者提出刑事自诉作为发放保护令的条件，可能会打消幸存者寻求保护令的念头。⁶⁷ 另外，第 66 条规定，受暴力侵害的妇女必须与她们的丈夫或父亲参加调解会议，这导致案件不受司法审查，还假定双方具有平等的谈判能力。⁶⁸ 除此之外，该法案没有规定家庭暴力

⁵⁶ 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第 25 段。

⁵⁷ 同上，第 10 段。

⁵⁸ 同上，第 41 和 54-58 段。

⁵⁹ 见 <https://www.tasnimnews.com/fa/news/1400/03/08/2511544/> (波斯文)。

⁶⁰ 同上。

⁶¹ 见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bortion>。

⁶² 见 <https://www.isna.ir/news/1400090705278/> (波斯文)。

⁶³ 见 <https://irna.ir/xjCzSz> (波斯文)。

⁶⁴ A/HRC/47/22，第 37 段；和 A/76/268，第 32 段。

⁶⁵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5651>。

⁶⁶ 见 <https://tn.ai/2098195> (波斯文)。

⁶⁷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立法手册》(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0.IV.2)，第 46 页。

⁶⁸ 同上，第 38 段。

的定义，没有将婚内强奸定为犯罪，也没有废除使妇女更容易遭受暴力的现行歧视性法律。

28. 最近报告的案件表明，迫切需要加快通过法律，采取综合办法处理和预防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2022 年 2 月，一名 17 岁女童被丈夫斩首。在此之前，她的丈夫就曾威胁要杀了她，案发后被警方逮捕。⁶⁹ 自 2020 年以来，胡齐斯坦省至少有 60 名妇女因所谓的“名誉”原因而被杀害。⁷⁰ 这些案件表明，法律在确保家庭暴力受害者诉诸司法和获得支助服务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在现行框架下，执法部门不愿干预家庭暴力案件，因为这类案件被视为“家务事”。⁷¹ 全国各地的收容所数量不足，31 个省只有 28 个收容所，不能满足需求。国际标准建议，每 1 万名居民应配备一个家庭暴力收容所，为受害者提供安全的紧急住所和合格的咨询服务，并协助受害者寻找长期住所。⁷²

29. 上述杀害妇女的案件说明了童婚的后果，被迫结婚的未成年人极易遭受家庭暴力。在该案中，根据《民法典》第 1041 条，女童在 12 岁时经其父亲和一名法官批准后结婚。政府为鼓励结婚而提供的福利和奖励越来越多，助长了女童早婚的现象，使女童早婚成为边缘化群体的一种家庭收入来源。⁷³ 虽然政府在其评论中重点说明了国家为防止强迫婚姻或早婚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但《青年人口与家庭保护法》提供了会助长早婚的福利和奖励，并且没有设定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最低结婚年龄。⁷⁴

用户保护法案和数字领域的立法进展

30. 秘书长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一步采取立法措施限制数字空间表示关切。虽然该国的互联网渗透率很高，对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有关部门对该国的互联网用户和数字空间实行广泛的控制。

31. 2022 年 2 月 22 日，议会批准了一项关于网络空间用户保护和在线服务监管的法案(通常称为“用户保护法案”)的总则部分，不顾民间社会和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关于重新审议该法案的呼吁。⁷⁵ 该法案预计将于今年全部通过，它将赋予政府和军队对连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全球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的广泛控制权。根据该法案，对国际网关的控制权将授予隶属于网络空间最高委员会的最高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 18 名成员组成，其中 12 人由最高领袖任命，5 人是安全机构和武装部队的代表。该法案将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在监视和审查等问题上与政府合作。该法案允许封禁在仍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运营的任何

⁶⁹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2/02/decapitated-child-bride-highlights-irans-lack-of-protections-for-girls-and-women/>。

⁷⁰ 见 <https://observers.france24.com/en/asia-pacific/20220216-femicide-iran-honour-killing-beheading>。

⁷¹ 见 <https://www.hrw.org/news/2020/12/04/iran-adopt-draft-law-protect-women>。

⁷²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立法手册》(联合国出版物)，第 31 页。

⁷³ 见 <https://www.hamshahrionline.ir/x7d7h> (波斯文)。

⁷⁴ 例如，见第 10、11、13 条和第 68-69 条。可查阅 https://rc.majlis.ir/fa/legal_draft/show/1630697 (波斯文)。

⁷⁵ 见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22/03/un-human-rights-experts-urge-iran-abandon-restrictive-internet-bill>；以及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6736>。

网站和平台，要求人们实名使用互联网，并将分销和销售虚拟专用网络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该法案还规定建立多层次的内容访问系统，基于用户的年龄和职业提供不同水平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32. 立法机构根据《宪法》第 85 条规定的程序审议了用户保护法案，使其能够在不与相关利益攸关方认真磋商的情况下，由一小群议员通过该法案。虽然该法案随后因技术原因暂停通过，但民间社会和企业界都表达了对该法案的反对意见，包括提交超过 100 万人签名的线上请愿书，呼吁政府不要对使用互联网设置新障碍。⁷⁶ 2022 年 2 月 23 日，人权维护者、博主 Hossein Ronaghi 在推特上发表批评该法案的帖子后被拘留。⁷⁷ 据报，他的家人几天后才得知他的下落。⁷⁸ 他于 3 月 3 日获释。⁷⁹

33. 秘书长感到关切的是，规范网络空间的用户保护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使已经受到限制的信息环境雪上加霜，对该国已经受到不适当限制的表达自由权施加更多限制，并进一步限制与联合国的接触，包括与人权机制的接触。还有人担心，该法案还将损害企业经营和依赖信息技术的部门，如科学、教育和医疗。

34. 2022 年 3 月，有人建议修改规范卫星电视的法律，增加一项规定，将在非法互联网平台和卫星频道上制作和传播网络内容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⁸⁰ 如违反该法，可处以最高五年的监禁。有人担心，目前被屏蔽的推特和 YouTube 等平台将被列入非法网络平台名单。根据该修正案，伊朗的商品、服务和艺术品不得通过未经授权的网络、媒体和平台发布广告。

没收财产

35. 《宪法》第 49 条为国家没收通过高利贷、篡夺、贿赂、贪污、盗窃、赌博、滥用政府拨款、合同和交易、出售未开垦的土地和其他公共资源、经营妓院及其他非法手段和来源积累的所有财富提供了法律依据。⁸¹ 秘书长感到关切的是，这一规定的措辞过于宽泛，这一规定还被用于没收少数群体、特别是巴哈教派少数群体和持不同政见者及其家属的财富和财产。

36. 法院在 2019 年以来的一系列判决中，裁定可以没收巴哈伊教派成员的财产。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马赞达兰省、科吉卢耶—博韦艾哈迈德省等省份，巴哈伊教派成员拥有或耕种的财产、农场和农田被下令没收。在此之前，2020 年和 2021 年马赞达兰省伊韦尔村和塞姆南省也发生了一系列没收行为。

⁷⁶ 见 <https://cpj.org/2021/11/iran-parliament-bill-restrict-internet/>.

⁷⁷ 见 <https://iranhr.net/fa/articles/5112/> (波斯文)。

⁷⁸ 见 <https://www.article19.org/resources/iran-drop-charges-against-human-rights-activist-hossein-ronaghi/>.

⁷⁹ 见 <https://apnews.com/article/technology-iran-media-hunger-strikes-social-media-0dbc92dd2b6ca10b07db80a1d715a7ee>.

⁸⁰ 见 <https://www.zoomit.ir/tech-iran/379992-new-plan-of-the-parliament/>.

⁸¹ 见 https://publicofficialsfinancialdisclosure.worldbank.org/sites/fdl/files/assets/law-library-files/Iran_Constitution_en.pdf.

37. 第 49 条还被用于没收被认为与革命前政府有联系的个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财产。根据 2000 年 5 月通过的《宪法第 49 条实施条例》第 11 条，已证实与反国家团体有联系的伊朗侨民的财产属于非法财产，应予没收。

C. 公民空间

3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民主空间仍然受到高度限制，媒体和民间社会受到当局的控制。对少数群体权利维护者等民间社会行为体提出的指控包括：进行反国家宣传、通过集会和勾结意图扰乱国家安全、在地球上传播腐败、持武器杀人或抢劫并在公众中制造恐惧(moharebeh)、传播假消息和破坏公共秩序。表达反对或批评意见的人，包括少数群体维权人士，受到骚扰。人权高专办不断收到报告，称民间社会行为体受到各种国家工作人员的暴力逮捕和恐吓，对此类行为有罪不罚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39. 此外，大量民间社会团体和个人受到监视、威胁和审讯。收到的证词还显示，在海外的伊朗人，如活动人士、人权维护者和学生，受到监视和威胁，包括在机场受到长时间讯问。记者，包括为外国媒体机构工作的海外记者，继续受到恐吓。这包括通过对他们在国内的家人施加威胁、经济压力、旅行禁令和审讯，达到间接胁迫的效果。

律师和人权维护者

40. 2022 年 8 月 14 日，五名律师和两名人权维护者被捕，据称，他们准备起诉国家官员应对 COVID-19 疫情不力。根据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被捕者中有三人，包括 Arash Keykhosravi、Mostafa Nili 和 Mehdi Mahmoudian，被单独监禁了一个月，并受到压力，不敢提出申诉。⁸² Nili 先生和 Keykhosravi 先生于 2022 年 12 月获释。Mahmoudian 先生因呼吁纪念乌克兰国际航空 752 航班被击落事件的遇难者而被判处四年监禁，目前仍在狱中。

41. 2021 年 9 月，阿瓦士革命法院以反国家宣传活动罪，对哈特塔蔗糖公司工会工人的律师 Farzaneh Zilabi 判处一年监禁。⁸³ 2021 年 10 月，确认了对大学法学教授 Reza Eslami 的七年监禁判决，罪名是在捷克参加法律培训课程期间通敌。⁸⁴ Eslami 先生于 2022 年 3 月被暂时释放。自 2018 年以来，人权律师 Mohammad Najafi 一直在狱中。⁸⁵ 据报，2021 年 10 月，另一名律师 Payam Derafshan 在被拘留期间遭到酷刑和虐待，而这只是囚犯据报被强制注射不明物质并被强制转移到精神病医院的其中一个例子。⁸⁶

⁸² 见 <https://www.hrw.org/news/2021/12/09/joint-statement-free-arbitrarily-detained-right-health-defenders-iran>.

⁸³ 见 <https://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whrd-farzaneh-zilabi-sentenced-one-year-prison-and-two-year-travel-ban>.

⁸⁴ 见 <https://www.fidh.org/en/issues/human-rights-defenders/iran-arbitrary-detention-of-human-rights-defender-reza-eslami>.

⁸⁵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2/03/joint-statement-free-imprisoned-human-rights-lawyer-mohammad-najafi-in-iran/>.

⁸⁶ 见 <https://www.iranhumanrights.org/2021/10/detained-lawyer-of-iranian-instagram-star-tortured-bit-off-tongue-after-unidentified-injection/>.

42. 2022 年 1 月 24 日，妇女人权维护者 Atena Daemi 获释，这是值得欢迎的举措。⁸⁷ 然而，其他人权维护者仍在面临新的指控并被定罪。Narges Mohammadi 在服刑数年后于 2020 年 10 月获释，2021 年 11 月 16 日，她在参加纪念 2019 年 11 月抗议活动受害者的仪式时再次被捕，并被单独监禁 54 天。2022 年 2 月，革命法庭再度对她判处八年监禁。2022 年 3 月，虽然她健康状况不佳，但仍被传唤回到监狱。⁸⁸ Farhad Meysami 因宣传性别平等而被起诉定罪，自 2018 年 7 月以来一直被监禁，暂时释放措施并没有惠及他。2022 年 2 月，他因新的指控被传唤到革命法庭出庭。⁸⁹

对追责行为的报复

43. 在民间社会努力追究当局侵犯人权责任的背景下，发生了一系列可能构成侵犯人权的行为。在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时，情报机构有时会对受害者家属施加压力，以阻止家属代受害者发声。施加压力的方式包括承诺如果家属不向外国人和外国媒体宣传其案件，就释放受害者。如果家属继续宣传案件，往往会面临威胁和恐吓。在其中一个被报道的事件中，Gohar Eshghi 和 Sahar Beheshti 于 2021 年 11 月被暴力逮捕，她们是 2021 年在拘留期间被酷刑折磨致死的博主 Sattar Beheshti 的母亲和妹妹。

44. 迄今为止，尚未采取任何措施，对 2019 年 11 月全国抗议活动中据称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问责。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受害者家属等要求追究责任的个人面临恐吓、威胁、暴力和监禁。鉴于国家没有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民间社会于 2021 年 11 月设立了一个人民法庭，即伊朗暴行法庭(八月法庭)。2022 年 2 月，克尔曼沙阿的安全人员搜查了曾在八月法庭作证的证人 Sohbatalah Omid 的房子，并审问了他的家人。⁹⁰ 据报，在抗议期间遇害的抗议者 Farzad Ansarifard 的家人也成为目标。他的妹妹 Farzaneh Ansarifard 因追究哥哥遇害的责任，被判处四年零六个月监禁，他的哥哥和父亲于 2022 年 2 月被安全部队逮捕。同月，安全人员突击搜查了 Shanhaz Akmal 的家，她是在 2009 年选举后抗议活动中遇害的抗议者 Mostafa Karim Beigi 的母亲。安全部队将她的女儿 Maryam Karim Beigi 传唤到位于埃温的德黑兰检察官办公室。Afshin Hossein Panahi 在呼吁对弟弟 Ashraf Hossein Panahi 遇害一事追责后，于 2021 年 11 月被传唤出庭⁹¹。2022 年 2 月，库尔德政治犯 Zeinab Jalalian 70 岁高龄的母亲 Gozal Hajizadeh 在西阿塞拜疆省的家

⁸⁷ 见 <https://www.frontlinedefenders.org/en/case/woman-human-rights-defender-aten-daemi-released-lakan-prison>.

⁸⁸ 见 <https://iranhr.net/en/articles/5126/>；见 <https://www.iranhumanrights.org/2022/01/five-minute-trial-resulted-in-narges-mohammadis-eight-year-prison-sentence-iran/>.

⁸⁹ 见 <https://www.hra-news.org/2022/hranews/a-33773/> (波斯文)。

⁹⁰ 见 <https://kurdistanhumanrights.org/fa/?p=17812> (波斯文)。

⁹¹ 见 <https://hana-hr.org/content/20211122-kurdish-civil-activist-afshin-hossein-panahi-summoned-to-sanandaj-public-and-revolutionary-prosecutor-s-office>.

中被剥夺自由数小时。⁹² 她呼吁国际社会为促进她儿子获释而努力，因此遭到了情报特工的审讯和威胁。⁹³

劳工权利维护者

45. 随着教师、退休人员和其他群体不断抗议要求劳工和社会保障权利，对劳工权利维护者的传唤、逮捕和拘留也在增多。2022 年 1 月，Osman Esmaili 和 Mahmoud Salehi 在库尔德斯坦省萨克兹受审，罪名是进行反体制宣传。⁹⁴ 2022 年 2 月，劳工权利维护者、前教师 Alieh Eghdamdoust 也因同样的罪名被捕。2022 年 1 月，退休教师、伊朗教师同业公会成员 Shaban Mohammadi 因“加入旨在破坏国家安全的组织”被捕。一直到 2 月 24 日他被保释，他的拘留地点仍然不明。在他被捕时，全国范围内正在爆发新一轮教师抗议、静坐和罢工，这些活动于 2021 年 12 月恢复，12 月 13 日在 80 多个城市举行了教师集会。2022 年 2 月 19 日，超过 100 个城市举行了教师集会。据报，有几名教师遭到安全部队的殴打，15 名以上的教师被捕。

双重国籍公民和外国公民

46. 自 2003 年以来，估计有 69 名外国国民和双重国籍国民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拘留。2022 年 3 月，Nazanin Zaghari-Ratcliffe 和 Anoosheh Ashouri 被送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是值得欢迎的事。同月，83 岁的澳大利亚—伊朗双重国籍公民 Shokrollah Jebelli 在拘留期间死亡。虽然他健康状况不佳，但仍不能保外就医，在死亡前一天才被转移到医院。2022 年 2 月，据报于 2020 年在迪拜被绑架并被带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德国—伊朗双重国籍公民 Jamshid Sharmahd 在德黑兰革命法庭出庭受审，罪名是在地球上传播腐败，这是一项可判处死刑的罪名。目前仍被任意拘留的其他双重国籍公民和外国公民包括：Ahmadreza Djalali、Kamran Ghaderi、Massud Mossaheb、Mehran Raoof、Morad Tahbaz、Nahid Taghavi、Emad Shargi 和 Siamak Namazi。

D. 适当生活水准权和健康权

饮水权

47. 据伊朗议会研究中心表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遭遇了近年来最严重的缺水时期之一。⁹⁵ 研究中心关于缺水状况的报告指出，缺水是阿巴丹、霍拉姆沙赫尔、博拉兹詹、卡泽伦、布什尔和伊斯法罕省各城市发生抗议的主要原因之一。据能源部估计，大约有 900 万人面临缺水问题，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⁹⁶ 此外，由于气候变化的挑战日益严峻，加上干旱、毁林、水资源保护投资不足和短期农业政策的影响，全国各地缺水、土壤退化，给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了

⁹² A/76/268, 第 15 段。

⁹³ 见 <https://kurdistanhumanrights.org/en/iran-threatens-mother-of-kurdish-political-prisoner-zeynab-jalalian/>。

⁹⁴ 见 <https://kurdistanhumanrights.org/en/two-labour-activists-arrested-for-alleged-propaganda-against-the-state-in-saqez/>。

⁹⁵ 见 <https://cdn.isna.ir/d/2021/09/28/0/62043415.pdf> (波斯文)。

⁹⁶ 见 <https://khabaronline.ir/xhvjZ> (波斯文)。

严重后果。尽管当局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如电力配给和为期四个月的加密货币挖矿禁令，但还需要采取更多长期可持续的措施。

48. 2022 年 2 月，议会批准启动从阿曼海向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省调水项目的建设。97 该项目是继阿富汗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签署合作条约后，为从流经两国的赫尔曼德河获得更多水资源而做出的新一轮努力之一。98

经济形势、制裁和贫穷

49. 尽管由于现行部门性制裁，可动用的外汇储备有限，但伊朗经济在衰退数年后实现了一定的增长。99 然而，经济反弹并没有导致就业增加，在经济反弹和通胀高企的影响下，大多数伊朗人的家庭收入反而下降了。COVID-19 疫情还严重影响了包括非正规部门在内的就业和收入。

50. 2021/22 年度¹⁰⁰ 第二季度，就业人数仍比疫情前少 130 万人，农业部门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由于妇女受到的影响更大，劳动力市场已有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与疫情前相比，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了 21%，女性的失业率是男性的两倍，这突出表明了女性求职者面临的障碍。在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失业率的性别差距更大。例如，2021/22 年度第三季度，拥有大学学历的女性失业率为 22.6%，而同等学历的男性失业率为 10.1%。¹⁰¹

51. 低增长、高通胀和普遍失业导致收入不平等日益扩大。预算方案规定的公共工资和薪金平均涨幅为 10%，远低于预算期间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5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经济不平等加剧。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高资产净值个人数量增加了 21.6%，而全球平均增长率为 6.3%。¹⁰² 据估计，该国有 25 万百万富翁。¹⁰³ 根据社会保障组织研究所的数据，31.8%的城市人口和 50%的农村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之下。¹⁰⁴ 据卫生部报告，8 个省份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营养不良的 5 岁以下儿童人数增加。¹⁰⁵

COVID-19 疫苗接种计划

53. 2021 年年中，人权高专办收到大量报告显示，疫苗覆盖率有限，当时正值第五波疫情期间，新增感染和死亡病例数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COVID-19 致死人数居高不下。2021 年 8 月 9 日，公共广播报道称，该国每两分钟就有一人死

⁹⁷ 见 <https://www.presstv.ir/Detail/2022/02/28/677729/Iran-water-transfer-project-Oman-Sea>.

⁹⁸ 见 <https://www.presstv.ir/Detail/2022/04/20/680690/Iran-water-rights-Afghanistan-Helmand-Mokhber>.

⁹⁹ 见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6785>.

¹⁰⁰ 根据伊朗历，指 2021 年 3 月 20 日至 2022 年 3 月 19 日。

¹⁰¹ 见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6785>.

¹⁰² 见 <https://www.forbes.com/sites/oliverwilliams1/2021/06/28/iran-sees-millionaire-boom-amid-sanctions-covid-19-and-an-election/?sh=5b7b0ce0a93b>.

¹⁰³ 见 <https://worldwealthreport.com/resources/world-wealth-report-2021/>.

¹⁰⁴ 见 <https://www.isna.ir/news/1400082317565/> (波斯文)。

¹⁰⁵ 见 <https://www.radiozamaneh.com/689590> (波斯文)。

于 COVID-19¹⁰⁶，2021 年 8 月 25 日 24 小时内死亡人数超过 709 人，是疫情之初以来的最高记录。¹⁰⁷ 2021 年 8 月 19 日，世界卫生组织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 COVID-19 疫情和低疫苗覆盖率及其对伊朗人民生命、福祉和生计的影响表示关切。¹⁰⁸ 当时，全面接种疫苗的人数为 520 万。¹⁰⁹ 卫生专家认为，导致疫苗供应受限并引发后续卫生危机的一大原因是最高领袖决定禁止进口某些疫苗¹¹⁰，同时政府决定优先研制国产疫苗而非进口现有疫苗。¹¹¹ 据报，这一批评意见得到了卫生官员的赞同，他们指出，疫情爆发后，没有分配足够的预算资源用于购买疫苗。¹¹² 2021 年 9 月和 10 月，COVID-19 疫苗接种的速度明显加快。截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超过 5,600 万人接种了两剂疫苗。¹¹³ 在对本报告的评论中，政府强调了单方面制裁对所有部门，特别是卫生部门的影响。

54.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各国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资源充分实现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健康权。¹¹⁴ 正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所强调的，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和享受科学进步惠益的权利意味着，人人有权获得安全、有效和基于最佳科学发展应用的 COVID-19 疫苗。¹¹⁵

三. 与国际人权机制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合作

A. 人权条约机构

55. 政府重申致力于与国际人权机制接触，并提交尚未提交的定期报告。该国于 2021 年 7 月提交了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应提交、自 2013 年起逾期的报告，并于 2022 年 1 月提交了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应提交、自 2018 年起逾期的报告。

¹⁰⁶ 见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iran-says-one-person-dying-covid-19-every-two-minutes-2021-08-09/>.

¹⁰⁷ 见 <https://covid19.who.int/region/emro/country/ir>.

¹⁰⁸ 见 <http://www.emro.who.int/iran/news/statement-on-covid-19-vaccination-in-islamic-republic-of-iran-by-who-representative-dr-jaffar-hussain.html>.

¹⁰⁹ 见 <https://www.imna.ir/news/515632/> (波斯文)。

¹¹⁰ 见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1/iranian-rights-groups-call-on-khamenei-to-allow-purchase-of-u-s-and-uk-covid-19-vaccines/>.

¹¹¹ 见 <https://www.dw.com/en/irans-patriotic-vaccination-policy-is-making-some-people-rich/a-59342029>；以及 <https://iranhumanrights.org/2021/08/iran-should-lift-deadly-ban-on-foreign-covid-vaccines/>.

¹¹² 见 <https://www.hrw.org/news/2021/08/19/iran-government-mismanagement-compounds-covid-19-crisis>.

¹¹³ 见 <http://www.imna.ir/news/562938/> (波斯文)。

¹¹⁴ 第二条第一款。另见 E/C.12/2020/1，第 14 段。

¹¹⁵ 见 E/C.12/2020/2。

B. 特别程序

56. 2022 年 3 月，人权理事会通过第 49/24 号决议延长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秘书长鼓励政府与特别报告员开展建设性对话，并邀请他访问伊朗。2022 年 3 月，政府同意邀请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伊朗，访问计划于 2022 年 5 月进行。

57. 2021 年 6 月 18 日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期间，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发出了 21 封函件。政府对 14 封函件作出了答复。同期，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还发表了 10 份公开声明。

C.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58. 秘书长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人权高专办进行对话，鼓励政府在实质性技术合作方面保持和加强与人权高专办的接触。秘书长办公厅和人权高专办多次就即将被处决的儿童犯的情况、任意处决问题以及执法人员、监狱管理部门和安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向政府表达关切。

四. 建议

59. 根据本报告，秘书长敦促政府：

(a) 废除死刑，立即暂停使用死刑，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处决儿童犯，并对儿童犯进行减刑；

(b) 通过改革加强公平审判权，使之符合国际标准，特别是确保所有被告，包括被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人，有机会在初步调查阶段和司法程序的所有后续阶段获得有意义的法律代表，包括聘请自己选择的律师；

(c) 立即释放所有因合法行使意见自由权和表达自由权、结社及和平集会权而被任意拘留的人，并确保在抗议活动中采取符合国际标准，包括《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的安全措施；

(d) 确保由一个独立和公正的机构迅速、透明和有效地调查在抗议期间过度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况、拘留期间的死亡以及关于酷刑和其他虐待行为的指控，公职人员，包括执法人员被认定对发布或执行有关命令负有责任的，须进行起诉并追究其责任；

(e) 保障意见自由权和表达自由权，重新审议用户保护法，并确保线下和线上对意见自由权和表达自由权的任何限制符合国际人权法关于可允许限制的既定标准；

(f) 确保人权维护者、律师、记者、作家、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艺术家和环保主义者能够安全和自由地从事各自的活动，而不必担心遭受报复、骚扰、逮捕、拘留或起诉，将 COVID-19 疫情背景下可临时获释的囚犯类型扩展到所有对公共安全不构成威胁的被拘留者，并为所有和平呼吁变革和实现基本权利的人提供公共空间；

(g) 采取进一步措施，消除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歧视，并根据国际标准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她们免受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影响，促进她们平等参与公共生活，包括为此：

(i) 优先修订和通过“维护妇女尊严和保护妇女免遭暴力侵害”法案，并确保通过的法律符合国际标准；

(ii) 扩大对家庭暴力幸存者的支助服务，特别是提供法律咨询和医疗支持，增加收容所的数量和收容能力，提高收容所的可及性；

(h) 修订《青年人口与家庭保护法》，使其符合国际标准，并加强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

(i) 保护所有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毫不拖延地处理他们受到的一切形式的歧视；

(j) 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任意议定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

60. 秘书长注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的经济和财政挑战，重申呼吁对其实施制裁的国家采取适当步骤，确保人道主义豁免等措施得到迅速、广泛和切实有效的落实，以尽量减少制裁的不利后果。

61. 此外，秘书长鼓励政府：

(a) 向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提交尚未提交的定期报告，执行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的建议，并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合作，包括接受任务负责人的国别访问；

(b) 继续与人权高专办的接触，以落实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所有建议以及国际人权机制的建议。